

馆藏缪荃孙稿本《云自在龕随笔》简述

古籍馆地方文献组：刘应梅

缪荃孙（1844—1919），近代藏书家、教育家、目录学家、史学家、方志学家、金石家，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奠基人，中国近代教育事业的先驱者之一。他曾于1910年至1911年出任京师图书馆监督（相当于馆长），并将多部著作的稿本留在了京师图书馆。《云自在龕随笔》即其中之一。

《云自在龕随笔》系缪荃孙读书笔记。目前比较常见的是商务印书馆1958年排印本，四卷，分别是论史、书画、金石和书籍。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年据此本进行点校并加小标题，汇入《民国笔记小说大观》之第一辑。在此之前，则有罗振玉辑刻《古学汇刊》第一集和第二集，先后收入《云自在龕笔记》一卷和《云自在龕笔记》六卷。一卷者即“书画”，其内容与商务印书馆《云自在龕随笔》中的“书画”互有异同。六卷者则全为“掌故”，分“列朝”、“顺治朝补记”、“康熙朝诸臣”等。

《云自在龕随笔》还有两种稿本，一是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缪荃孙之子缪僧保（子彬）手抄六卷（以下简称抄稿本）。有“掌故”、“论史”、“书籍”、“金石”、“书画”、“杂记”等。函套签题“云自在龕随笔原稿本”，首页钤有“小云堪”、“子彬手钞”等印。全书卷末有缪子彬一跋曰：

昔光绪辛巳，先大父就养京师，以钞书为日课，每日一叶，寒暑无间，楷书不苟，至七十九岁犹完《三朝北盟汇编》一部。彬今春养痾太平园，有南窗可供笔砚，因亦立志钞书，自春末至冬完先君子《云自在龕随笔》六卷。惟书至三、四两卷，适值盛暑，虽未停钞，因墨燥笔枯，不免心浮气躁，遂潦草不成字。意欲重缮，而待书之件尚多，爰识于此以自儆焉。癸巳冬至缪子彬谨识。

据此可知抄成于1953年。此书又经陈祖壬校勘，陈氏并附一跋于书后：

书中逸录前人记载有漏注原书者，如一卷第四叶摄政王云云，第三卷廿二叶天一阁写本《东轩笔录》云云之类，似应查补。书中夺去字句如一卷第十四叶“乾隆壬寅七月八日上谕”，夺去“藏书”一语；三卷第四十九叶记秦淮事者一则内“青溪笑”下似夺一字；第四卷第四叶安徽、江西金石一字中“采石砚”上似夺一字；第五卷第十四叶“宋蔡惠

公”云云，“惠”上似夺六字。均应查补。书中亦颇有讹字，如五卷第三十二叶“京江负笈图”一则，“扇容读”上“读”疑“续”之讹，似应查校。书中第二卷第十二叶“人号之曰五代史”云云，此邓伯昭事，非邹叔绩也。见欧阳晓晴《楳松谈屑》。

杜门卧疾，从江阴缪君子彬假读先德艺风先生随笔。子彬属为校字，辄就存疑者条列如右，聊备异日刻行时采择。藉塞雅命，知无当也。乙未小雪西阁长翁陈祖壬。

另一种即是现藏国家图书馆的《云自在龛随笔》作者手稿本（以下简称原稿本）。此书共有4册，“时政”“论史”为一册，“目录”“书籍”“经籍”为一册，“金石”一册，“杂记”一册。此书除个别条目外，基本出自缪荃孙之手，书中亦有缪氏亲笔校改和批注，可以确定是缪荃孙的手稿本，因此，也可以肯定缪子彬的抄本就是以此为底本。但两书的编排次序及具体内容均有相异之处，这里重点就有关情况试做初步比较说明。

原稿本共有“时政”、“论史”、“目录”、“书籍”、“经籍”、“金石”、“杂记”7个部分，而抄稿本则为“掌故”、“论史”、“书籍”、“金石”、“书画”、“杂记”6个部分。原稿本中之“时政”变为抄稿本之“掌故”，原稿本之“目录”、“书籍”、“经籍”则合并为抄稿本之“书籍”。原稿本中“书籍”之某些条目，析出为抄稿本之“书画”，原稿“书籍”部分个别条目的页眉处朱批“入书画”，但该书并未有“书画”一类。可能是缪荃孙知道此稿本将要抄写，因此做了必要的改变提示。

总体而言，抄稿本的章节安排似乎比原稿本更合理些，比如原稿本中“时政”部分有些条目为唐朝和明朝事件，抄稿本改“时政”为“掌故”，显然更合适。原稿本中“目录”、“书籍”、“经籍”三类被抄稿本合为“书籍”一类，也避免了类别上的重复和交叉。在具体条目的安排上，抄稿本也比原稿本更合理些。如“大三品京堂”、“康熙己亥元旦日食”、“田份祖雄持弘光来降”等，抄稿本则归入“掌故”，似比原稿本列入“书籍”更为合适，因为这几条都讲历史事件而与书籍无涉。另外一些处在原稿本“书籍”中的条目如“顺治乙未施尚白提学山东，三月望日过登州宿此堂，梦一叟持愚山道人四字示尚白，寤而异之，即以为号。阅二年又过此堂，颜之曰‘梦愚’。”如“北平于司直奕正有奇气。倾赀结客至破其家，

死秦淮。”抄稿本归入“杂记”，也更为妥当。当然，也有原稿不误而抄写讹误者，如前引陈祖壬所说各项就属于此种情况。所以，从原稿本到抄稿本不仅仅是一个抄写的过程，同时也体现了其重要的编辑活动。这中间所发生的变化或许是抄写者所进行的，或许是在作者的授意下完成的，甚至由作者亲自完成，总之，很值得重视。好在《云自在龕随笔》的原稿本和抄稿本，已经分别被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和天津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，学者们可以很全面地比对两书，从而看出其中之差异以及所体现的微妙信息。

不仅《云自在龕随笔》的两种稿本之间互有异同，它们与商务印书馆排印本也有差异。比如商务版卷四“书籍”中“毛稚璜有《东苑诗钞》一卷，《文钞》一卷”后，就有“东苑即杭垣东园，有高云阁、莫云卿……寿平尝自号东园客”一大段文字，而这一大段文字，在两种稿本中均单独作为“杂记”中之一条。这就说明商务印书馆所依据底本与目前所见两种稿本均有异，或者是又依据某本进行了一些编辑。因此就更加显示了作者原稿本的版本价值。